

侠心、剑胆

……< 唐代诗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 >

…… [屈小强 著]



以唐诗和唐代诗人作

为论述话题，以扎实的史料为根基，采用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用现代意识或新的视角，对其进行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唐代诗人的独特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揭示了作为时代精神的、被唐代诗人充分张扬出来的人性自觉意识、人格自尊观念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文化中国

永恒的话题

- ☐ 专制变奏曲：从吕后到慈禧 ☐ 玄思风流：清谈名流与魏晋兴亡 ☐ 宿命错位：隋炀帝、李后主与宋徽宗放谈
☐ 天宝十四载：盛世终结与李杨情变 ☒ 侠心剑胆：唐代诗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
☐ 浅酌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 ☐ 粉墨功名：元代曲家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
☐ 秦淮旧梦：南明盛衰录 ☐ 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



济南出版社

侠心剑胆

……< 唐代诗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 >

文化中国  永恒的话题

……[屈小强 著] 32008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侠心剑胆: 唐代诗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屈小强
著. —修订本.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8. 4
(文化中国: 永恒的话题/乔力, 丁少伦主编)
ISBN 978 - 7 - 80710 - 584 - 8

I. 侠… II. 屈… III. 诗人—人物研究—中国—唐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7789 号

侠心剑胆: 唐代诗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

整体策划 丁少伦
责任编辑 吴敬华
封面设计 王世强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0531) 86131730 86131735
网 址 www.jnpub.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4 月修订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5.75 彩页 4
字 数 202 千字
定 价 31.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



乔力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对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其影响是弥久深远的；当代中国人——无论是谁，都无不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从我们的问题或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以新的视野或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化中某些被反复咏叹的东西给以重新观照或解读。

现代派诗人、著名文学史家闻一多先生宣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如果善于理解这种逆向思维的丰厚内涵，并由此引申开去的话，那么，我们则想说：中国文化虽早已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假如只满足于平面式的浅尝辄止，就很容易指木为林或见林失木，最终反倒是空泛无得并且莫知归依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尝试着变换习惯性的认知方式，移果就因、因反作正，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



这是一些世代都在反复谈论的话题。问题在于，今天应先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口吻重新谈论它。我们力求以扎实确凿的史料为根基，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对其进行多元观照与文化透视，反映重大历史、文化主题，并给予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缘此而往，就有可能寻找到另一扇尚未被开启的门扉，那里面当有着不尽胜境、无限风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辨理……所以，本丛书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史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浓郁的文化观照反思和深刻的历史反思，是本丛书的特色和宗旨。

本丛书中的每一种，都精心选择国内在各自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撰写，注重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叙述方式，采用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选择相关的、经典的图片，采用彩色插页和黑白附图（编者按：本丛书采用了少数今人作品，因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恳请当事人见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寄奉样书、稿酬）的方式，从而更具有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本丛书面向中等文化以上的广大读者群，使其在轻松、趣味盎然的阅读中，得到启迪和收获，以提高综合文化素质和鉴赏品位。

本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别样解读。

本丛书第一辑推出9种，如依类相从取近者归纳的话，大略可以划分为三种范型：

一种是选择若干个体性人物为观照中心，从他们所处的世纪历史大屏幕上，用宏烛幽，凸现其活动轨迹，就异同得失里，以现代人清醒的理性观念，揭示其生成的“合理性”，给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评析。如《专制变奏曲：从吕后到慈禧》，自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的几个铁腕女人切入，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与错综纷杂



的人际关系描述里，显现了专制集权政治在女性独尊时期的特殊形态。如《宿命错位：隋炀帝、李后主与宋徽宗放谈》，评述三个颇具争议却不失典型价值的亡国之君，进而阐释因为专制独裁体制所决定其悲剧命运的深层根源。

又一种是截取某一特定历史时段的大环境，借助某些重要事件作为审察契机和联结链条，剖析、描述相关王朝兴废盛衰的演变过程，在冷静缜密的理性眼光里，也渗透了唏嘘慨叹的深沉感性色彩。如《玄思风流：清谈名流与魏晋兴亡》，评论从传统儒生里生成的清谈名士的新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那种特具的双重性和不断嬗变，以充实丰富自己思想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如《天宝十四载：盛世终结与李杨情变》，特别选择了这个年份作为叙论原点，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特殊的爱情故事，放在唐代广阔的人文、社会背景上予以重新解构再现。如《秦淮旧梦：南明盛衰录》，述说名士名妓的悲欢离合中融入了一个朝代的兴亡史，而繁华事散，亲历当年遽变惨祸的故老子遗终于作出认真的反思。如《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强调仅得13年治绩的雍正帝，于康、乾之间承前启后，却独具不可或缺的重要转换作用；并且分别以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近代的迅猛发展为参照系，多角度审视康乾盛世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气、学术、文艺等。

再一种是就某一历史时代的文学家群体为研究基点，结合其创作业绩，就相关的个人情怀气质、生活趣味，与周围总体环境、时代潮流、民风习俗等比照对析，以了解那蕴隐于其人其作背后的更深层的主流艺术精神、美学理想和人生价值取向。如《侠心剑胆：唐代诗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揭示作为时代精神的、被唐代诗人充分张扬出来的人性自觉意识、人格自尊观念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高举的理想主义旗帜，才是唐诗乃至唐文化之魂，是以后的任何封建王朝所永远不能企及也不可再造的。如《浅酌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指出时代环境决定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的精神双重性和人格分裂，词作为他们感情宣泄的中介，也



相应决定了其独特的言情、娱乐功能及传播方式。如《粉墨功名：元代曲家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由异族主宰、种族等级森严的大一统帝国里，元代曲家的思想心态十分矛盾复杂，人生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也很独特，所以，元曲（杂剧和散曲）从内容到形式、从风格到情趣都与传统的文学迥异。

本丛书的目的是面向社会广大读书界，自然希望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关注。倘蒙您指出不足谬误之处，相共切商磋酌，那便是表示了一份浓浓的友情，而我们的欢迎和感谢之情也是不言自明的。

2008年初春于济南玉函山房

目录



引言 /1

一 忆昔开元全盛日

——大唐帝国的盛大气象/6

以人为本:稻米流脂粟米白/7

广开言路:政清人和享太平/13

怀柔以远:万国衣冠拜冕旒/20

胡风东渐:北南文化共一炉/31

二 功名祇向马上取

——蓬勃昂扬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40

诗赋取士:鸿鹄翻飞集银树/40

入仕报国:愿为辅弼济天下/53

书剑从军:不教胡马度阴山/71

忧济元元:安得广厦千万间/84

三 少年心事当拏云

——风流倜傥的独立人格和进取精神/95

翩翩少年:纵死犹闻侠骨香/96

书生意气:裘马轻狂驰八荒/106

性情中人:俱怀逸兴壮思飞/122

天籁之唱:竹枝古意翻新曲/137



目 录

四 扫眉才子知多少

——神采飞扬的女权意识和女诗人群体/146

硬语盘空:壮压西川四十州/147

志意激切:自恨罗衣掩诗句/152

率性天真:心绪纵横不能尽/157

独响琴瑟:慷慨多气花飘零/161

五 青春作伴好还乡

——多姿多彩的诗人气质与人生况味/166

行万里路:剪取吴淞半江水/167

济世情怀:周流三教唱团圆/183

人的解放:蓝田日暖玉生烟/194

以道自任:暂凭杯酒长精神/212

结 语 /224

附 录

唐代诗人大事年表/228

主要参考书目 /238

后 记 /243

引言



公元7至9世纪，欧洲大陆才刚刚完成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其中有的民族则是由原始公社直接过渡而来的，如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尚未出现工商业城市（希腊时代与罗马时代的城市几乎完全没落），文化上更处于一片沙漠蛮荒时期（诚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所言：欧洲“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可是在遥远的东方，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过千余年的长期发展，正迎来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这就是唐代——而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光彩夺目、魅力四射的时期。这首先是因为它拥有的诗歌，即后人所称颂的唐诗。仅一部康熙《御定全唐诗》就收录了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歌（加上后来陆续增补的五千多首，目前出版的《全唐诗》已达五万四千余首），作者计二千二百多人。当然这并非唐诗的全部，也并非唐代诗人的全部。实际上，唐人上自帝王后妃、宰相将军，下至士卒小吏、平头百姓，包括渔夫樵子、村妇小儿、僧道乞丐、宫女娼妓，大多会诗能吟。孟郊在《教坊歌儿》诗里感慨道：“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并序》里讲述他在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奉节东）刺史任上于建平（今重庆巫山）看到的情形：“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含思宛转，有《淇澳（奥）》之艳音。”白居易在贬谪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时寄给元稹一封长信，即著名的《与元九书》，信中写道：“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嫖妇、处女之口每



往有咏仆诗者。”会昌六年（846），白居易逝世后，刚即位的唐宣宗李忱作诗称颂他：“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吊白居易》）而类似于“旗亭画壁”、歌妓唱诗（见载于薛用弱《集异记》等），两都（长安、洛阳）宫女以红叶题诗、军衣藏诗（见载于孟棨《本事诗》等）的故事在唐代社会颇为寻常，后人所传不过一二而已。

唐朝自高宗李治永隆二年（681）以诗赋取士后，诗人在社会上极受尊崇。从太宗李世民开始历代皇帝就礼敬诗人文士，至玄宗李隆基达到顶点。张说、张九龄、苏颋等名重一时的诗人均被拜为宰相（当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诗名）；贺知章也高居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的显位，后又被任命为太子右庶子充侍读；再如孙逖、綦毋潜、王维、储光羲、崔国辅、王翰、高适、崔颢、刘长卿、李华、颜真卿等亦在玄宗朝任要职。天下百姓都争相传诵诗人的诗歌，而以梨园、教坊、酒楼歌伶为甚。有一个叫魏万的青年为见上李白一面，竟从河南王屋一口气追了三千里，终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见到心仪已久的大诗人（参见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

难怪一般人爱说“唐诗”，而闻一多先生却偏要说“诗唐”（诗的唐朝）。唐朝的确是诗的王朝，唐帝国的确是诗的国度，“其温文尔雅的风度令人着迷”^①。在这样一个鸢飞鱼跃、凤翔鹤集的国度里，能连续推出诸如“初唐四杰”“文章四友”“方外十友”“吴中四杰”“竹溪六逸”“饮中八仙”“大历十才子”“九老”“十哲”等诗人群体，簇拥出云蒸霞蔚的“盛唐气象”，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李白、杜甫这样万世流芳的大诗人，当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著名史学家、文艺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这样写道：

① [美] 维尔·杜伦：《东方的文明》下册，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66 页。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例如莎士比亚，初看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迹，从别个星球上来的陨石，但在他的周围，我们发见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如韦白斯忒，福特，玛星球，马洛，本·琼生，弗来契，菩蒙，都用同样的风格，同样的思想感情写作。……

这个艺术家庭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他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①

丹纳的论述，道出了欧洲文艺复兴（13—16世纪）及出现于英国的戏剧繁荣（16世纪下半叶，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高峰）之所以取得辉煌成果的一个要素。这一点，颇近于中国7至9世纪的唐代文明与8世纪的“盛唐气象”^②及其“双子星座”（指

①[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②唐诗研究中的盛唐，按明末沈骥在《诗体明辨序》中的分期，起自玄宗开元元年（713），终于代宗永泰元年（765），计53年；而初唐则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开始至玄宗先天元年（712）止，计95年；至于中唐，则自代宗大历元年（766）至文宗大和九年（835），计70年；晚唐起于文宗开成元年（836），终于昭宗天祐三年（906），计71年。后来有不少学者又将文宗开成（共5年）与武宗会昌（共6年）凡11年也并入中唐，而将晚唐的起始年定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初、盛、中、晚唐的时期便各为95年、53年、81年、60年。杨柳先生认为：“这样分期似较沈骥的分法要自然而合理一些。”参见杨柳：《谈谈“盛唐气象”》，《文史知识》1984年第10期。



李白、杜甫）何以能够推出的情况。

英国的戏剧繁荣与莎士比亚的产生是文艺复兴倡导人文主义（或称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结果。^①7~9世纪的唐代文明也被西方人称为“文艺复兴”，并被一些中国学者（如傅斯年、林庚）所接受。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早出整整六百年，而且也同样高标过“人本”思想，用人文主义的眼光观照社会，观照自我。这之中，诗人作为社会上最为敏感、最富激情的知识层面（以盛唐诗人代表）自然脱颖而出，用他们的青春之歌、人生奋击之歌鼓噪起与煌煌大唐相呼应的泱泱诗唐的洪波怒潮，高奏起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人性自觉与人格独立的最强音，将青春、浪漫、飘逸、开朗、清丽、率真、雄阔、远大、浑厚、沉郁、慷慨、豪迈的美学境界，舍小我为大我、兼济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蔑视传统、挑战权威、不拘俗态、敢破敢立的创新精神和唯美的理想主义，高昂的英雄主义（唐代诗人，主要是初、盛唐诗人，颇任侠尚武、勇于牺牲，风行书剑从军、建功边关）以及充盈着强大生命力的自信、高放、傲睨、倜傥之气一齐大写在时代的风帆上，从而构成区别于其他时代的一种鲜明标志。

应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精神，初、盛唐与中、晚唐诗人的主流精神当然不同，甚或大相径庭。但是，倘从总体上去总结、归纳、提炼，从留给历史影响最大、留给后人印象最深、最富积极意义的角度去把握、品味的话，那么，唐代诗人的文化精神即当如上述。因为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它虽然主要发生、体现在初、盛唐特别是盛唐诗人身上，却在中、晚唐诗人甚至在作为唐代绪余的五代十国之南唐、吴越、闽、前后蜀、后唐诗人（《全唐诗》收录了他们的诗）中也有时强时弱、时起时伏的绵绵余响。它是

^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2~1064页。



唐代文明之魂、唐诗之魂、“盛唐气象”之魂，是放飞青春的时代精神，是唐代诗人也是唐人最值得骄傲的，是曾辉煌近三百年的唐代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可惜进入中唐以后，诗人群体开始散魂失魄，思想由外露走向内省，由开放走向封闭，由豪放走向拘束；时代精神渐渐“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①；不在国是大政而在身边琐事……由此历经宋、元、明、清，虽间有努力者，却到底是夕阳西下，晚景凄迷。而欧洲文艺复兴过后，其高举的个性自由、理性至上和人性全面发展的战斗旗帜愈加张扬狂放，并由此裹挟起一波接一波的政治变革、工业革命与走向世界、海外扩张的大浪潮，直至1840年撞开了大清帝国的铜关铁锁……

不过，诗人魂魄的散佚、诗人文化精神的丢失，不能仅仅责备于诗人，还当追咎于当权者，追咎于当权者集团所长期坚持的政治、经济结构，追咎于产生当权者集团的社会与自然的土壤，甚至还可以追咎到推出这种土壤的遥远的冰河运动——所谓海洋（工业）文明与大陆（农耕）文明背悖的渊源或许也在此间。与此相对应，诗人的时代精神的建立也不仅仅在于诗人人性自觉、人格自尊意识的聚合，还当归功于社会环境、历史背景诸多因素的作用。然而，唐代诗人作为一个不当权的群体或阶层，毕竟用空前的热情积极参与了建设唐代文明特别是盛唐文明的伟大进程，并由此赢得时人与后世的仰慕、尊敬。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雄壮有力地勾勒、凸显出唐代诗人的文化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唐人的时代精神，揭示了唐代文明（以唐代诗歌为主要象征）这个让国人千百年来引以自豪的“东方的文明”的底气所在。

①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一 忆昔开元全盛日

——大唐帝国的盛大气象

中国诗歌发展到唐代，就像奔流到海的黄河之水，云涛激荡，千帆逐浪，鱼跃鸥翔，满目风光。中国诗人的心路历程发展到唐代，也有如洪波迭涌的钱塘大潮，空江百里，鲜飙出海，情溅思喷，高歌入云。“唐人开阔的胸襟，不尽的语言”^①，通过诗人的笔端得到最大范围的舒展释放；唐人轩昂的气宇、鲜活的风采，通过诗人的歌唱得到最大限度的演绎与凸显。所以，我们称唐诗为李唐王朝这一时代的标识既恰如其分，称唐代诗人为唐代文化精神的代言人亦不为过；至于将这种文化精神（它包容了唐代诗人的文化精神）视作唐代文化之魂、唐代诗歌之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过，我们说唐诗，看它那庞大的诗人群体（唐人可以说人人都会诗，特别是“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②），赏评这个群体的文化精神，是决不能避开唐代社会，尤其是初、盛唐那大气磅礴、包容备至、英姿勃发、灵气飞动的人文环境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便不会有独领风骚的诗人群体及其标举一代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而且所谓“盛唐气象”——这个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境界，也就相应地无从谈起。

①林庚：《中国文学史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33页。



以人为本：稻米流脂粟米白

唐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值得骄傲的时代，而作为大唐帝国主要开创者的唐太宗李世民则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为光彩夺目的明星，也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具魅力的君主之一。他不仅是“贞观之治”的主持者，而且也是“盛唐气象”的一位重要奠基人，是开以人本思想为核心的时代新风的一位伟大君主。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里认为，唐太宗之所以会取得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功，是由于他具备了一个重要品质——“仁”（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及其实践。他在中国帝王中，“可算是最具有人人身上的吸引力。因此，黄仁宇将唐太宗关于“仁”的思想及其实践直呼为“人本主义”。^①

开元十八年（730）或开元十九年（731），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吴兢受宰相源乾曜和张嘉贞委托，完成了一部题为《贞观政要》的书，摘述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们的问答，大臣们的“争议”、奏疏，以及有关太宗治世的“人伦之纪”“军国之政”的思想方针、策略方法等等。《贞观政要》卷一《君道》开篇即引出太宗的下列言论：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又在卷五《仁义》里引太宗谈话：

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

还在卷八《务农》里引太宗言语：

^①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0~112页。



唐太宗（599—649），即李世民。唐高祖李渊次子。公元626—649年在位。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得为太子，继帝位。在位期间，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又修《氏族志》，发展科举制度。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使当时社会经济有所恢复，被史家誉为“贞观之治”。言论见《贞观政要》。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

.....

综观《贞观政要》，卷卷以“仁”为基础，介绍太宗皇帝行“仁心”、施“仁政”的思想策略；篇篇以“人”为核心，揭示“贞观之治”“以人为本”“以衣食为本”的实践经验。他的以“仁义”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影响到以后二十余代二百五十余年的唐史以及作为唐史绪余的五代史。而这期间的诗人群体则是最直接受益者，也是感悟最深者，因为他们从那里悟出了人的尊严之所在，认识到人的价值与力量，以及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士”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在增强自尊自信的同时，去治国平天下，向社会充分展示